

說

苑

三

說苑卷第五

馮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在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

苑五

朱彥名

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古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惻怛於外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為其然足

說苑卷第五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在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尚上

貴德

卷五 二葉 日 廿九

紀 子勇 未 廿九 前

心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

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
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
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
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

苑五

朱彥名

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古之言
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
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
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
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
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

二葉 日 廿九 惻隱於中 惻隱於中 惻隱於中

惻隱於中 惻隱於中 惻隱於中

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
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為其然



以孔子歷七十二君，莫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思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

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

苑五

二

樂

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煮海防不修，水爲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畝，民食不足，后以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周頌曰：豐年冬黍多。

糝亦有高廡示萬億及結爲酒爲醴祭界祖妣以
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
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爲不樂也故聖人
之於天下也譬言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
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
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言猶一堂之上也有一
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
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

苑五

三

黃端六

在險者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
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
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
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
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
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王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
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
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

糝亦有高廡示萬億及結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
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
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并之爲不樂也故聖人
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
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
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
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
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

苑五

卷之三
者三
字廿二
りたり
昔
りたり
五
五
自

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
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
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

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六河經其南修政不德
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
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王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
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
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

公出邵公入王曰爲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允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然後行行一不義無辜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爲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

苑五

四

黃刊

所不諧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之恩無之飾其內情雕畫其偽孰知其非真雖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爲大辱故共工驩兜符里鄧析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爲聖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利也豎刁易牙毀體殺子以干利卒爲賊於齊故人臣不仁莫弒之亂生人臣而仁國治主榮明主察焉宗廟太寧夫人臣猶貴仁況於人主乎故然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

公出邵公入王曰爲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然後行行一不義無辜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爲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

苑五

四

黃刊

所不諧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雕畫其偽孰知其非真雖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爲大辱故共工驩兜符里鄧析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爲聖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利也豎刁易牙毀體殺子以干利卒爲賊於齊故人臣不仁莫弑之亂生人臣而

乃主察焉宗廟太寧夫人臣猶貴

仁況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

卷之五の事のタリ
太字サリナク大

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令上樂其樂下傷其費長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遇燕燕君迎而出境桓公問完仲曰諸侯相道固出境乎完仲曰非

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獻穀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爲者也景公曰我探爵獻穀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獻穀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

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
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歛
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
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遇燕燕君迎而出境

道固出境乎筮仲曰非

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

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
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

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獻穀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
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為者也景公

曰我探爵獻穀弱故反之晏子遂巡北面再拜
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

爵獻穀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

長獨樂者也不可

過燕

宴子入過

迎

長獨樂者也不可

先
宴子入過

廿九

五

黃州

對曰君探爵酌穀穀弱此
愛禽獸之加焉而況於
景公親嬰兒有乞於人

之是長幼也吾君仁
乎此聖王之道也
有公曰是無歸夫晏子
食之可立而以聞

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估
景公遊於壽宮觀長年
喟然歎曰今吏養之昆

矣新而有饑色公悲之
曰臣聞之樂賢而哀

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
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
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

卷五

六

黃刊

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
鰥寡有室

桓公之平凌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
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
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筦仲入見曰
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
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筦
仲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建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尚

對曰君探爵獻穀弱也

之是長幼也吾君仁

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觀嬰兒有乞於公

有公曰是無歸夫晏子

對曰君字可為無歸也

食之可立而以聞

宮觀長也

喟然歎曰令吏養之

曰臣聞之樂賢而哀

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

老而思無不逮治國

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

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

抱正

六

黃刊

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

鰥寡有室

卷之六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

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寡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

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傭仲入見曰

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

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傭

仲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建尉吏路温舒上書言尚

德緩刑其詞曰陛下初可以至尊與天合符宜改
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源煩文除民疾存亡繼
絕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
一尚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
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謁過
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
鬱於冑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
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
厚恩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
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
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
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
皆欲入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
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
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凡
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插楚之下何
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之吏

心子以書のり
饑字サリナ

飢

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

德緩刑其詞曰陛下初曰以至尊與天合符宜改
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統源煩文除民疾存亡繼
絕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
一尚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
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過
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
鬱於冑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
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
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
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
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
皆欲入死非憎人也自安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
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
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凡
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插楚之下何
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之吏

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却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酷而無理偷爲一切不顧國恩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木爲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皆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中此臣所謂一尚存也臣聞鳥獸之知不與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

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數藏疾川澤納汚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誅謗聽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嘉德者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善之改卒爲臨淮太守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睦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

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却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酷而無理偷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木為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皆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聞鳥獸之知不與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

卷中ハニ多クナリ
平ニ至サニリテナリ

治獄之吏此臣所謂一尚存也臣

苑五

八

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數藏疾川澤納汚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誅謗聽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士秦之一失

卷中ハニ多クナリ
都法制ニ至サニリテナリ

者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

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善之公使卒為臨淮太守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睦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

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
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
稱爲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
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
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
曰我以臺爲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爲臺故
知吾之愛也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
得志於鄭諸侯讎我憂必滋長卻至又曰得鄭

卷五

九

黃

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
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
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
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
捨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箏瑟
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
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計民之生也必以時

卷之九
中
行
九
章
九
章

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
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
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
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
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
曰戈以臺為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為臺故

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

得志於鄭諸侯讎我憂必滋長卻至又曰得鄭

五

九

書

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
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
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
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
捨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箏瑟
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
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計民之生也必以時

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
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
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
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笑好爲賞所甚惡
是失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
民鼓人又諸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
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
一人

卷五

十一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
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
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
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
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
無祭乎

鄭代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
不與爲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爲政今日之事
我爲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
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
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

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
是夫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

卷之十
又諸
請

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
一人

卷五

十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
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
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
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
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之也今受聖人之賜可
無祭乎

卷之十
為

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
疇昔之羊羹子為政今日之事

我為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子曰君子之行奈何莊子對曰
爲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
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
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主其也其食飲人不
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
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
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
曰于公爲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

苑五

冤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
郡中爲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
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
姑告隣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
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
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
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爲
養姑十年以死自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
于公得入是于公也太守竟殺孝婦郡

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必不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家太守以下自至臣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寬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西平侯

孟簡子相梁并侍有罪而交齊管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者有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

克五

十一

黃

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爲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爲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管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感人吾不能以夏雨兩人吾窮必矣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爲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利者也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

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貪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為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入佞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聞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鬪終身之禍然乃為之

說苑五

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為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鬪者皆自以為是而以他人為非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被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白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為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為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為樂

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貪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聞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鬪終身之禍然乃爲之

說苑五

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爲之是

上之所致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

卷之十
致刑

上之所致

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鬪者皆自以爲是而以他人爲非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被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白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爲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爲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爲榮

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聞何哉比之狂惑疾痛
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鬪誠愚
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作夜言鬪行也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
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
以忠為質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
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
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

子示樂羊樂羊不為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
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柸中山見其誠也
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
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特歸其
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繼而與之孟孫怒而逐
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
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
一麇而不忍又將能忍一昔乎故曰巧詐不如
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

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聞何哉比之狂惑疾痛

惡多同人之聞誠愚

呼俾作夜言闔行也

卷本ありき
俾作夜言闔行也

子路持劔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為質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劔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

人説九五

天十四

呈

子示樂羊樂羊不為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柸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特歸其毋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繼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麇而不忍又將能忍一昔子乎故曰巧詐不如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

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智伯國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藥有叔祁之訴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又弗備曰不敢

卷五

一五

興難毋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

智襄子為室美矣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太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說苑卷第五

卷之五十五

信 命 命 命

先 臺智襄子戲韓宣子

而侮段規智伯國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
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與之對曰異於是
夫卻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說藥有叔祁
之訐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
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
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
無大患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又弗備曰不敢

上五

一五

興難毋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懼蚋蟻蜂蠆皆能
害人況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
段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

智襄子為室美矣士茁夕為智伯曰室美矣夫對
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
至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
不肥今土太勝人臣懼其不安

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說苑卷第五

卷之五十五

命 命 命

不肥今土太勝人臣懼其不安

說苑卷第六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房劉向去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勤以爲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違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王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

苑六

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蟹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蛭蛭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蛭蛭巨虛蛭蛭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蟹以走蟹非性之愛蛭蛭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蟹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况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源基由

說苑卷第六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房劉向去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勤以為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

志心之善少以遠臣之善少以遠

刀以報之遠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

苑六

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蟹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蟹蟹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蟹蟹巨虛蟹蟹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蟹以走蟹非性之愛蟹蟹巨虛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蟹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况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源基由

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
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
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
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
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
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
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
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
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
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為
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
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
仁暴况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
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蕃援我使我不得為
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
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

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
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
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
吾在拘石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
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
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
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卷の
從

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

苑六

二

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
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
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為
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
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

卷の
日暮況

援

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

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蕃援我使我不得為
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
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

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
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
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
周為首矣且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
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詩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黎黑
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
吾言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

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官
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
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
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
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
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沉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
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
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為亡力不亦誣
乎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

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
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
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
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虵
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虵割股龍反其淵
安其壤土四虵入穴皆有處所一虵無穴號於
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
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
入縣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縣上山中而封之以

爲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
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
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
子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爲賦小人
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虵從之
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虵耆乾獨不
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邪請待旦日之期
子欲祿邪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

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爲也今天油
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為
一信施一人猶為一塊上下雨也土亦不生之
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邠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
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
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
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
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
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
封為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
有喜功之也巴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
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今將軍視之盡難
攻中山之由乎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
之舉也非口舌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
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

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為也今天油

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為

卷二 子孫 一信 主サリテ人言 曰

為一塊上下雨也土亦不生之

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卯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

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

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

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

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

苑六

五

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

封為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

有喜功之也巴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

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今將軍視之盡難

攻中山之重乎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

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

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

鄆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虜何為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昭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厨餘梁肉吉言八兵盡或剡木為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石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為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

三千人皆出山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為却三井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為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斬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

卷之六
昭昭 梁 梁

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厨

鄆急且降 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
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
虜何為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
餘梁肉士以兵盡或剡木為矛戟而君之器物
鍾磬自恣石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
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
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
時易為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

苑六

六

三千人皆出山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為却三
井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
為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
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
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
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
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
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

難勝晉人以此德出而福反也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
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
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
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
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
不絕冠纓者不懽群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
纓而上火卒盡燼而罪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
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恠

二〇八
卷六

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
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患不暴
而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
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
者也遂斥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
報也

趙宣子孟將上之絳見醫者桑下有卧餓人不能動
宣孟止車爲之下食自含而餽之餓人再咽而
能視宣孟問爾何爲饑若此對曰臣官於絳歸

難勝晉人以此德出而福反也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
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
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
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
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
不絕冠纓者不懽群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
纓而上火卒盡燼而罪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
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恠

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

卷之七 齊威王十四

隱患不暴 至サリ存 忍 加

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患不暴

而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
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
者也遂斥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
報也

趙宣子孟將上之絳見醫有桑下有卧餓人不能動
宣孟止車為之下食自含而饋之餓人再咽而

卷之七 齊威王十四

餓 至サリ存 忍 加

爾何為饑若此對曰臣官於絳歸

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以以至於若此宣孟與
之壺食脯二胸拜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
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之宣孟
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爲之簞食以脯二
束與錢百去之絳居三年晉靈公欲殺宣孟置
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
而出靈公令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先及
宣孟見宣孟之面曰吁固是君邪請爲君反死
宣孟曰子名爲誰及走且對曰何以名爲臣是
夫桑下之餓人也還鬪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
謂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
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况置惠於萬人乎
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
於人哉利出者福反怨往者禍來刑於內者慮
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詩
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
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

卷之九
及走 反走

為誰及走且對曰何以名為臣是

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以以至若此宣孟與
之壺食脯二胸再拜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
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之宣孟
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為之簞食以脯二
束與錢百去之絳居三年晉靈公欲殺宣孟置
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
而出靈公令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先及
宣孟見宣孟之面曰吁國是君邪請為君反死
夫桑下之餓人也還鬪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
謂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
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况置惠於萬人乎
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
於人哉利出者福反怨往者禍來刑於內者應
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詩
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以
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

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盜盜爲
吳相時從史與盜侍兒私通盜知之不泄遇之
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亡歸盜自追遂以侍
兒賄之復爲從史及盜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爲
守盜校司馬夜引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
旦日斬君盜不信曰公何爲者也司馬曰臣故
爲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盜乃欲謝曰公有親吾
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
何患乃以刀決帳醉從卒道出分背去盜遂歸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
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
吞炭更聲襄主將出豫讓僞爲死人處於梁下
駟馬驚馬不進襄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
主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入
繕宮襄主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執而問之
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
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爲厲吞炭爲聲欲
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

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盜盜為
吳相時從史與盜侍兒私通盜知之不泄遇之
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亡歸盜自追遂以侍
兒賄之復為從史及盜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為
守盜校司馬夜引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
旦日斬君盜不信曰公何為者也司馬曰臣故
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盜乃欲謝曰公有親吾
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
何患乃以刀決帳醉從卒道出分背去盜遂歸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
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
吞炭更聲襄主將出豫讓偽為死人處於梁下
駟馬驚馬不進襄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
主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為抵罪被刑人赭衣入

卷之六 九 智伯 豫讓 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執而問之

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
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為厲吞炭為聲欲
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

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
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
水漿母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旅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
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女無得從敢
從何也辛俞對曰日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
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
今臣三世於欒民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
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
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
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官事韓韓破良家童
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
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
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
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設中副車
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甚急良更易姓名
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
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
水漿母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旅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
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女無得從敢
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
今臣三世於欒民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
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

對曰日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

苑六

十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
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

卷之十葉
官第廿一
官設新誤

韓良年少未官事韓韓破良家童

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
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
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
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設中副車
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甚急良更易姓名
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
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
也吾嘗與鮑子賈賤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
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
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肯
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
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於
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
死而况爲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
嗣爲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
爲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
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咲拊手且歌盾
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
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
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
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編
告諸將曰趙穿試靈公盾雖不知猶爲首賊且

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
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
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
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
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
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
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
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
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

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疾問韓厥
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
趙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
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
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
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
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去趙尚有
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
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

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
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
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
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
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
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
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
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
乳朔客程嬰持之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

三九四

龍死六

十一

賈

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疾問韓厥
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

卷之十一
高祖 系せりを 贏

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

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
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
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
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去趙尚有
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
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

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今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思夫有思於此攻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立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蘧伯玉得罪於衛君走而之晉晉大夫有未門

苑下

三

三

子高者蘧伯玉舍其家居二年衛君赦其罪而反之木門子高使其子送之至於境蘧伯玉曰鄙夫之子反矣木門子高後得罪於晉君歸蘧伯玉伯玉言之衛君曰吾日之賢大夫木門子高得罪於晉君願君禮之於是衛君郊迎之竟以為卿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我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北郭子召其

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

乎下耳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

卷下 十三 晉 三十一
君人 今 伯玉 一 柔 執 敢 作 難 微 君 之 疾 群 臣

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群臣之願也於是召

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

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

可以無息夫有息於此攻復於彼非程嬰則趙

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遽伯玉得罪於衛君走而之晉晉大夫有木門

苑六

十三

子高者遽伯玉舍其家居二年衛君赦其罪而

反之木門子高使其子送之至於境遽伯玉曰

鄙夫之子反矣木門子高後得罪於晉君歸遽

伯玉伯玉言之衛君曰吾日之賢大夫木門子高

得罪於晉君願君禮之於是衛君郊迎之竟以

為卿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

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

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北郭子召其

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人分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死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大息而嘆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白牙明之哀哉

卷六

二四

三十一

朱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壞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為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為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大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吾而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

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死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大息而嘆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白才明之哀哉

卷六

十四

三十一

朱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壞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為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為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大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

卷六

吳赤市

舟

後

大

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

不告是與五而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

戒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為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為戲也臣隣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堞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為

苑六

十五

言字

朱

上卿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朝廷之吏親危臣於邊境之士親劫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

戒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為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為戲也臣隣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澆邪得穀百車蟹堞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為

苑六

十五

上卿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

卷之十一
於君朝朝
無上朝字
危臣於也
字

親危臣於邊境之士親却

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

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

卷之十一
世疾也
多非桃李也
のら子

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母已樹而擇之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為如是
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貴一人也吾嘗
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
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
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
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
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

二六
九六

二六

二百九十四

君之賊心為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
以誰之父如杖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
是以後兵革不用

吳起為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
其膿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尚何
為泣對曰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
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
而死是以哭之矣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歃之父爭由不勝及

即位乃楹而刑之而使歎爲僕奪庶織之妻而使織爲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歎以鞭扶織織怒歎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刑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公

苑六

十七

章玄祐

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說苑卷第六



一 僕歎為僕奪庶用織之妻而

傳織之妻 中池二人浴於池歎以鞭

扶織織怒歎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扶女庸

何傷織曰孰與則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

納之竹中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之食指

動謂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

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公

苑六

十七

章句

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

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說苑卷第六



